

人间草木

老鸦瓣：我开，故我在

■董雪丹

有人说，没见过老鸦瓣的春天是不完整的。这么说，我已经过了多少个不完整的春天啊。

自从同样喜欢花草的朋友春霞在植物园里的一棵树下发现老鸦瓣的几片叶子，那之后的每个春天，我们总是在寻找，期待在它开花时相见。

一直无缘正式见到它，只是在去年的清明时节，看到了它的果实。我还清晰地记得，一个小果子周围，还残存着几片开始枯萎的花瓣——那是我们离老鸦瓣的小花最近的一次，也算看到了它离开时的背影。

经过了几次错过，这个春天，我们终于不期而遇。阳光下开放的老鸦瓣，成了相遇的惊喜——明亮而灿烂。

那细小的花蕊顶端托着微微外展的六瓣白花，洁白通透的花瓣外侧，点缀着细细的紫红色条纹。初开时的花朵宛如精致的酒杯，花形真的很像迷你版的郁金香，怪不得它又叫“中国郁金香”。

这小花真超出了我的想象。第一次听春霞说起“老鸦瓣”这个名字时，只觉得“老”字老气横秋，再加上“鸦”字，怎么想都感觉怪怪的，实在想象不出它会有这么美好的样子。那时还不知道它有“中国郁金香”之美誉。不仅如此，与它那细长纤柔的叶片同观，还有几分兰之清雅。在早春的众多小野花之中，它其实是很耀眼的。

只是，缘浅时，真的很难与它在开花时相遇。

老鸦瓣的花期很短，单朵花只开三天，还需要有阳光与温度的加持。在阴天或者光线较弱的时候，它



会隐匿自己，闭合花瓣，只有阳光明媚时，才会打开自己，尽情绽放。老鸦瓣是早春里的短命植物，“春初即生”“入夏即枯”，总是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从长叶到结果到枯萎的全过程，只有三四个月。

所以，想在它最美丽时相遇，确实需要些运气。能够相遇，用春霞的话来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相遇之后，有时间、有阳光时，我就忍不住去看。一个周末的午后，一片枯草丛中的一株老鸦瓣，首先映入我的眼帘。两张张扬着的细长叶片中间，一根

紫红的花蕊举着一朵半开的花，微拢的花瓣间，透出鹅黄的蕊。它在一片枯黄之中，显得很特立独行。

我在它的四周又发现了几丛，一朵一朵看过去，每一朵都开出不同的美丽。有的为了追光，花梗弯成一个优美的弧度，将花朵转向最明亮的方向；有的微微垂首，安安静静地开出一朵清冷的干净；有的花瓣柔柔向外翻卷，却不喧闹，开出一朵低调的惊艳。

与细长的花梗相比，老鸦瓣的花朵显得有些硕大，风来时，看到朵朵花儿，尤其是盛开的花朵东倒西歪在地上，总会生出它无力托举的错觉。看到了，就不由自主地把它扶起来，明知多余，还是忍不住，总觉得那些被扶起的花朵在对着我嫣然微笑。

在众多的花朵之中，我发现了一枚小小的近似球形的蒴果，还有残存的花瓣没有脱落，果子顶部带小尖，尖长似乌鸦嘴，怪不得它拥有“老鸦瓣”这个名字。

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最常见的说法：因为它花瓣细长，背面常常带暗色纹路，色暗如乌鸦羽毛，故名。“山茨菰”也是老鸦瓣的俗名，大概是因为其球形鳞茎形似茨菰吧。

不管它有多少别名，我已经习惯春霞第一次在我面前呼唤它时的名字——老鸦瓣。也因为与它相见，感觉这个春天是完美的。

其实，相见只是人的执念。老鸦瓣根本不在意是不是被看见，只是从容地开放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开，故我在。它只是想开出自己喜欢的样子，也开出属于自己的自在。

人间真情

我的奶奶

■宝琦

又到了春风潜入夜的时节，思念如潮水般涌来。它不因距离而淡薄，也不因生死而消逝。无论我身处何地，奶奶的目光永远追随着我。

奶奶生于20世纪20年代一个大家庭。她是幸运的，作为那个年代少见的开明家长，太爷爷并未因奶奶是女孩而轻视她。因此，奶奶得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学历相当于初中。

这教育的余晖，甚至温暖了我的童年。我至今记得，80岁高龄的她，仍能写下简单的化学方程式，能用英文问候几句，还能将清朝皇帝的年号倒背如流。我上小学，有两三年的时间，作业本上的“家长已阅”，都是奶奶以娟秀的繁体字签下的。三年级时，奶奶甚至主动请缨，用“她说中文、我默英文”的方式，检查我的单词默写。我小学英语常位列年级第一，这扎实的基本功，正是奶奶为我打下的。

如今想来，奶奶对子孙教育的重视，或许源于她自身的经历：在那前途未卜的年代，“识字”便意味着拥有体面的人生。

回忆的帷幕徐徐拉开，奶奶的形象愈发鲜活。90岁前，奶奶的情绪稳定得像一池静静的秋水，平等而慈爱地接纳每一个子孙。她给孙辈零用钱时，从未因性别而厚此薄彼。小时候，我最爱黏着她，因为奶奶会不厌其烦地包容我所有关于“狮虎人”或外星人的奇怪想法。

90岁后，那池秋水开始有了波澜。我偶然看见，奶奶会在热闹背后悄悄别过脸，或在无人处轻轻拭泪。有些缘由我知晓，无从知晓的，奶奶罕见地没有告诉我答案。这个谜，或许要等到我90岁时，才能懂得吧。

奶奶的自律与通透，贯穿一生。她饮食清淡洁净，思想与时俱进。奶奶每日准时收看CCTV-4，从国际风云到娱乐明星，她都能聊上几句。奶奶甚至熟悉我的朋友。一次我在学校受了委屈，回家扑在奶奶怀里哭泣，她竟一下猜中我与哪个女生起了纷争，并点破我的委屈源于“吵架没发挥好”。

奶奶驾鹤西去，已五年有余，她偶尔会来我梦中。没有梦的日子里，每每想起奶奶，我依旧热泪盈眶。

百姓纪事

素饺子

■李靖

上了些岁数，睡眠就浅了。春分已过，夜虽说短了一些，可躺在床上，身体仍像炸油条一般辗转不休，总觉得黑夜漫长，熬不到头似的。

清晨5点，我悄悄起床。轻轻洗漱完毕，走到妻子的床前。其实妻子也早醒了，只是眷恋被窝的温暖，懒懒地赖着。我俯下身，掖了掖她的被子，问：“今天想吃点啥？咱们只当锻炼身体，去菜市场买新鲜食材。”妻子眼睛一亮，带着慵懒的欢喜：“想吃素饺子。”

我们拎上布袋，在柔柔春风里并肩出门。住处离菜市场二里多地，一路缓行，说些家长里短，聊些儿女近况，讲些孙辈的趣事，我和妻子不约而同地牵起了手。昨夜下了雨，地上形成片片水洼，踏上去啪啪作响，倒是平添了一种闲适的浪漫。这番情景，倏然间将岁月拽回到了从前——1979年的一个早晨，也是晨曦微露，我第一次牵了妻子的手。心有灵犀啊，只听妻子轻声道：“你那时真傻。”我随即忆起当时的一件事：她想要一条粉红色纱巾，6块钱，可我摸了几次口袋，终究没能给她买。那时真是囊中羞涩，捉襟见肘。听了妻子的嗔语，我心里泛起的不是尴尬，而是一股温热的酸楚。我把妻子的手握得更紧些：“这些年，你是最不容易的，照顾老的，哺育小的，奔波于学校、家和责任田之间，风里雨里，无怨无悔……”妻子也攥紧了我的心，许久才说：“只要咱们健健康康、好好相守，我就知足。”

我们路过社区一家诊所，我提议妻子测量一下空腹血糖血压。一番检查，指标正常。妻子笑了，调侃道：“你看，前天量都还高呢，你一回来，就都好了。神奇不？”那神情颇有几分感谢和得意。我赶紧附和：“您是吉人天相，命好福大。”妻子又给在乡下生活的岳母配了些药，一共花费520元。妻子接过我递给她们的费用清单，看后先是一愣，随即轻笑，声音里满是温柔：“谢谢你的这份‘爱’！”我们走出诊所，又走了

好长一段路，我才恍然悟出那数字的寓意，心中荡漾开一团温暖。

到了菜市场，我们是头一拨儿顾客。摊主忙不迭介绍新到的菜，妻子便细细挑拣起来：老豆腐要压得瓷实的，木耳捡肉厚朵小的，小葱要带露水的，姜要老的，萝卜要水灵的，柴鸡蛋挑红壳的……摊主竖起大拇指：“您是行家！”不一会儿，布袋便塞得满满当当。我乐意当个跟班的，开心地拎着沉甸甸的布袋，像拎着实实在在的生活。

上午10点，我们开始忙碌了。先将姜切丝，葱切花，萝卜细细剁了，挤去水分，老豆腐切成丁；往锅内倒油，油热下姜丝、葱花，“刺啦”一声，香气瞬间被激发，炸到微黄捞起备用；等油温再起，倒入豆腐丁、萝卜碎、鸡蛋液，又是一阵翻炒，香气充盈房间。小孙女手舞足蹈：“好香啊，我迫不及待要吃啦！”

饺子包好，还不到午饭时间。妻子提议和小孙女玩游戏，掷骰子比点数，决定午饭各人要吃的饺子数。规则是每人连掷三次，点数相加。小孙女手气旺，三次掷出了2点、5点、6点，合计13点；妻子紧随其后，一共掷出了10点。轮到我了，我心里暗自念叨：“保佑，保佑，家乡的素饺子，久违了，叫我多吃几个吧。”双手合十，煞有介事。第一掷，1点。妻子微笑，孙女伸了个手指：“1点最小。”我不甘心，再掷，3点。妻子忙夸“有进步”，孙女鼓掌说“加油”。最后一次，我把骰子高高抛起，它在桌子上滴溜溜转了好一阵，终于停下，1点！我颓然坐于椅子上，看来这顿美食，我是吃不饱喽！妻子笑着说：“儿童规则不变，大人改规则，按年龄大小吃饺子！”说话间，她温柔地斜看了我一眼，像极了那个晨曦微露的早上她看我时的样子。

饺子出锅了，热气腾腾的白雾裹挟着诱人的香气。皮薄馅足，宛如元宝的素饺子，让我食欲大增。此刻，初春的阳光照进餐厅，一如我们的生活，一如这朴实的素饺子，静好、安稳。